

芝翁高拜石著

古
春
風
樓
瑣
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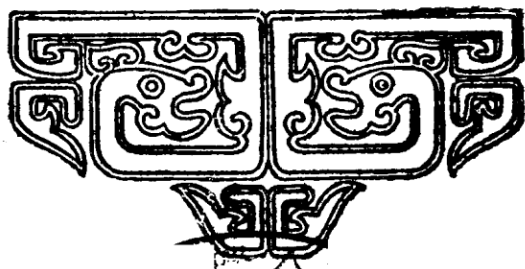
三
版

第十二集

169955

古春風樓瑣記

第廿二集 · 高拜石遺著



台港新生報印行

古 春 風 樓 瑣 記

〔集二十第〕

著者：高拜石

發行人：沈岳

出版者：台灣新生報社

出版部

經銷者：台灣新生報社

讀者服務部

地址：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

電話：三八一三七九一（十線）

郵撥帳號：六二八八

印刷者：嘉信印刷廠

地址：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

電話：五八一六八二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

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

全集二十冊

中華

國民

民國

十七

年十

月九

日三

再四

版

（海外郵費另計）

本幣金幣

裝台

新美港

集千五百

元元元

訂元元

價整整

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

(第十二集)

南國紅棉筆一枝·····	三
劉弼臣傾產革命·····	一五
一個地產大王的滄桑史·····	二七
稻江名女人王香禪·····	四〇
馮玉祥的原配與繼妻·····	五〇
雜談馮玉祥·····	六三
一個賭徒漢奸的消長·····	一〇八
張孫徐的結合與廊房之變·····	一二〇
孫傳芳與吳佩孚之間·····	一三二
嘉平朔日開筆寫福字·····	一七三
寒天冰戲溯古·····	一七七

黃埔灘上一座銅像的滄桑·····	一八六
仁和才人譚復堂佚事·····	二〇四
陳藍洲高逸夷澹·····	二二二
朱其慧和她的平教運動·····	二四〇
白雲燕九憶燕京·····	二六〇
清季一個外籍的巡迴欽使·····	二七七
蔡孑民的襟抱與風格·····	二九三

南國紅棉筆一枝

「短衣匹馬逐春風，萬里山河照眼雄。

攬轡越王臺上望，鷗鵠聲裏木棉紅。」

右爲陳樹人自題所作「碧嶂紅棉」畫幅上面的句子，着墨雖是無多，偏饒意境，木棉屬喬木類，花朵比玉蘭稍大，開時，繁英似錦，火辣辣地紅艷可愛，和朝暾競燦，與夕照爭妍，就是在月夜映着清光，也極撩人情致。當此南國春濃，又是紅棉花放的時節，記起這首好詩，更記起這位詩人畫家的黨國先進。

陳樹人先生，以字行，早年寫文章，多用「猛進」二字，以後也不用了。他是廣東番禺人，自幼聰穎好學，詩文詞章之外，尤喜繪事，最愛紅棉花。十四五歲時，從游於縣城河南隔山鄉老畫師居廉（字古泉）門下，和高劍父（崙）奇峯（嶠）兄弟同硯，習藝多年，有青出於藍之譽，樹人尤工於紅棉，所以有「南國紅棉筆一枝」之譽。居老師對這三個青年人，都非常垂青，自家有個姪女，閨名若文，自垂髫之年，便跟着學詩學畫，玉雪聰明，才華兼

美，極爲鍾愛，到了笄齡擇婿，居老師便想在門下羣從弟子中，擇個俊爽的，實行「以其兄之子妻之」，從若干時日的留心察看中，覺得許多人中，以樹人性行最爲篤實，而且品俊才優，遂把若文許配於他。硯席姻緣，歸成佳耦，一時傳爲佳話。

清光緒廿九三十年，歲癸卯甲辰間，樹人等和粵海大收藏家伍懿莊結成忘年交，得凡伍家所藏古今名作，觀賞摹臨藝事益進。那時正值革命排滿風潮澎湃，美國教士林樂知主編的「萬國公報」，以及廣學會出版的西籍譯本，並有關中國富強的專著，如「效華卮言」，「醒華博議」，「興華新義」，「保華全書」，「富民策」，「廣學興國策」，「富國真理」，「足民策」等等不下數十種，都是針對中國應該從速改革政治，才能够強國裕民的計劃方案，讀的人都深深受到感動，對於革新知識的啓發，尤具有很大的導引力。陳樹人就是最富有求知慾的有志青年，每有出版，便即購讀，久之，遂由於傾向改革政治而具了決心。那時候，鄭貫一主持的香港中國日報，宣傳革命最力，樹人慕名往訪，一見如故，談論時事，至爲浹洽。貫一正計劃另創廣州日報，因此便特約樹人爲該報撰述，自是陳鄭遂成了至交。

廣州日報於光緒卅一年乙巳春間出版，樹人即用猛進做筆名，逐日撰寫文字，闡論政體。中國日報本聘馮自由爲駐東京的特派員，這時並請馮兼寫廣州日報的通訊，以此關係，馮

陳之間，也因了文字往還，而成了深交。



廣州日報出版不到半年，因為經費困絀而停刊，樹人與鄭貫一合辦一張小報，名叫「有所謂小日報」，內容注重於趣味而刺激性的文字，其宗旨與中國廣州兩報相同，內容則莊諧並作，風行一時，而因文字力求淺顯，老嫗都解，香港的華人間，購讀甚多，對革命運動，更有普遍的認識。八月間，馮自由奉 國父命，到港組織港澳及廣州等處同盟會支部，和陳鄭見面，樹人由貫一介紹加盟，正式參加革命工作。

樹人和居若文夫人結婚之後，情愛甚篤，這時大小姐美魂已誕生，新得掌珠，喜慰可知，偶在小報的論文上，署名美魂女士，讀者以為是不櫛進士掃眉才子的手筆，無任嚮往，始終打聽不着。那個曾做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，那時方在少年，讀了美魂的大作，至為傾慕，亟想一晤玉人，便冒冒失失地到報社來，向樹人查詢美魂的來歷，並請介紹見面，大有不見不休之概。樹人被纏不過，大笑道：「你一定要見這位女士嗎？好吧！你請坐，我去看看她醒來了沒有，即刻替你介紹。……」說着便走到裏面去了。陳垣落了坐，正襟整容，正忖着見面時，如何措詞，不多時，門帘掀處，樹人抱着一錦衣繡襖的女嬰出來，不待陳垣開

口，便說：「朋友！快來見見，這就是美魂女士啊！」陳垣面紅耳赤，才知道是樹人弄的狡獪，彼此相視大笑。

丙午之夏，鄭貫一染疫在廣州死了，有所謂小報，因而停刊，樹人又和謝英伯劉思復諸人，另創東方日報，報面的格調，仍照舊，銷路也還不壞，但終因經費支絀，發行了幾個月，又停刊了。高劍父兄弟，要赴日本去作廣泛的學習，約樹人同行，到日之後，專攻東方藝術，並研究日本畫法，揉合中國畫自成一法，號折衷派。東瀛藝術界驚爲天才，讚譽備至。課餘之暇，並參加革命工作。

辛亥春間，鄧慕韓警亞昆仲主辦的平民報，兼出畫刊，由潘達微主編，廖平子擔任副刊當時叫做「諧部」的主筆，內容的小說、劇本、歌曲等等，不論什麼題目，都含有強烈的民族思想，以輕鬆雋永的筆調，導引讀者加強革命排滿的意識，特約樹人擔任日本方面的通訊，樹人每期都有一二篇精采的寫作，成了該報撰述的臺柱。以後廖平子也到日本去，逐期撰寫，內容更加精彩，益增讀者興趣。共和創立，樹人無意仕進，仍舊留在日本，並接若文夫人也到東京來，芸窓讀畫，其樂不減於京兆畫眉也。

◎

◎

民國三年，中華革命黨，在東京正式成立。樹人那時正在橫濱一家華僑辦的學校裏做教員，得些微薪作爲居留的用費，同時並在基督教辦的立教大學，選修學科，常到國父所居的靈南坂九號寓所裏，隨侍左右，擔任指定的工作。第二年冬間，馮自由奉命往美洲各埠，募集討袁軍事的捐款，因此對原任舊金山民口雜誌的職務，無暇兼顧，便託樹人代理。樹人欣然答應，更邀請留日同志中擅寫文章的，分任撰述，民口雜誌的內容，遂更加充實，海內外銷路益暢，成爲討袁革命宣傳之重要讀物，其中署名「葭外」的，也就是他的筆名，他和兼葭樓主詩人黃晦聞（節），本是莫逆之交，所以自稱爲葭外。

北美加拿大各地國民黨分支機構，自馮自由夏重民林森謝英伯等先後主持整頓，發展甚速。民國五年六月，袁世凱搞帝制不成，憤懣愧恨而死，革命黨駐美各特派員馮謝林夏諸人，先後返國，各分部電請國父遴派幹員到加主持，馮自由力薦樹人繼任，樹人也慷慨請行，國父深爲嘉許，樹人遂於六年春間，挈同若文夫人並男女公子同行，以特派員名義，兼加州支部長，加屬黨部，爲之大振，同時並遙領維多利亞埠的新民國報主筆。

民國七年七月，湯化龍赴美，道路相傳湯啣有北洋政府磋商大借款的秘密任務，僑胞聞而大憤，九月七日，湯路經維多利亞埠，駐溫哥華領事王麟閣，在敍馨酒樓，設宴招待，事

爲旅加華僑理髮師王昌偵知，憤湯借外款助長內亂，一時熱血上湧，挾槍同在酒樓門口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，開槍將湯射殺，得手後，自思身列黨籍，恐惹起糾紛，也飲彈自戕。這件事發生後，轟動國際，加州政府竟認爲國民黨支部指使，誣爲暗殺機關，把各處支部，一律予以封閉。樹人以加政府遽施壓力，不屈不撓，延律師據理爭辯，訴訟年餘，最後方獲勝訴，加屬黨部機構，才告解禁，外人耳目也爲之一新。樹人遂在溫哥華埠，創辦加拿大晨報，並募款建築黨部辦公處，從容施措，極得僑胞的讚佩。

十一年之冬，樹人携眷歸國，廣東省長胡漢民，因與孫科意見枘鑿，辭職赴港，由徐固卿（紹楨）繼任，因政務廳長尙無適當人選，特向國父請示。國父說：「這職務確很重要，有一個好人可以勝任愉快，只是他從來沒有從政過，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。」徐固卿問是誰？國父說：「這人即是陳樹人同志，不過，你得先徵取他的同意才好。」……

◎◎◎
徐固卿從國父處出來後，即坐車去訪晤樹人，說明來意，敦勸出山，樹人初猶謙辭，及聽說是國父提名，便說：「既是先生要我出來，並顧不得幹材重任了。」於是便欣然答應，並薦他的好友黃節做教育廳長。那時黃還在北京教書，樹人要親自北上勸駕，商得徐省

長的同意，剋日啓程。恰巧馮自由以參議院議員也在北京，樹人同馮姪翰譽往訪，請馮同勸黃回粵，馮便約他們到正陽樓吃飯，好朋友聚敘，談笑風生，無話不說，但黃對做官沒有興趣，堅辭不出，樹人說：「晦聞兄，你這樣堅執，那我不就白來一趟了嗎？」晦聞說：「我只能教我的書，却沒有做官的福！」馮自由呵呵大笑道：「官做不做，等等再說，趁你這兩位大詩人在座，且莫打斷我的詩興！」兩人聽了一楞，只聽馮自由高吟道：「千古騷人無此福，正陽樓上吃涮鍋，……來、來、來，吃了再說。」合座大笑。——樹人在加州時，曾乘飛機過洛杉磯，因有「從古騷人無此福，飛機高坐浪吟詩」之句，馮自由爲打圓場，特做了這句詩，以博大家一笑。

馮翰譽在陸軍大學畢業的，品學兼優，民國十三年，黃埔軍校成立，樹人以人才難得，特薦翰譽任教官，鮑羅廷因他是馮自由之姪，對之甚爲嫉忌，並圖分散國民黨內部，排擠尤力，翰譽不妥協，鮑陰遣匪黨把他刺殺，樹人悲憤之極，在日記上寫了林則徐說過的那句話：「爲中國大患者，其俄羅斯乎！」以誌悼感，並資警惕。

民國十四年間，青年赴莫斯科留學的很多，樹人長子陳復，也獲與派遣之列，年餘，陳復給他雙親家書裏，有「思想切勿落伍」的話，樹人大驚，恐其滯留日久，中毒愈深，急促

愛子歸國，並諄諄訓誡其子，勿惑邪氣。——這個陳復是後來被廣東省當局說他思想左傾把他槍斃在南石頭的。據傳：罪名是莫須有的，原來陳復留俄學成之後，不免染上外國習氣，他善駕駛汽車，民國廿二年，他到廣州謀職，某次，偶和某當局的眷屬駕車出游，被誤認為曖昧行為，衛隊長某，是個老粗出身，便把他捕殺。樹人父子情深，對這事很痛心，發為詩歌，以寄悲慟。他那時在南京，有「花朝寄粵中清游會友」七絕一首：「故鄉現說非人境，羊石春光尙有不？翠幌紅棉俱黯淡，諸君何以作清游。」又有「爲若文繪紅葉小禽」句云：「經霜紅葉未飄蕭，借得寒枝暫作巢；萬里江關秋秋厲，故園無計避鷗鷺。」都是爲陳復被殺而感作的。他念子慘死，把所居題名爲「思復樓」，並請人將這三字，刻成一印，所作畫件，都蓋上這印，以後「專愛集」編印出版，蓋刊上「思復樓紀念刊」的朱文篆字，印在封面上，可知其飲恨之深了。

◎

◎

◎

樹人自民國廿一年起，任職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，歷十餘年，對海外僑教文化，極爲注重，書刊善本，每由會購贈各地僑區學府及圖書館，自己則廉潔自矢，從不妄花公家一文，曾以節餘經費二萬餘元，掃數解回財政部，最爲人稱道。

他曾因接近汪精衛，被人指稱爲改組派的，及汪脫離抗戰陣營，從重慶出走而自組僞府後，樹人始終不爲所動，曾賦詩明志。抗戰期間，日本飛機大肆轟炸重慶，樹人偕同若文夫人常到防空壕避空襲，在此時間，常有紀事詩之作，連同平日在渝所作鼓舞民心士氣的詩，共得千餘首。中央宣傳部曾撥款替他出版，這就是「戰塵集」。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，日機九十九架，分批侵入渝市上空，更番投彈，樹人夫婦正在大田灣防空壕裏避着，說話間，防空壕的東北兩出口處，突爲敵彈所中，轟然數聲，震耳欲聾，煙塵空濛，傷者數人，須臾機去。相偕摸索而出。樹人見傷者流血滿身，痛楚欲絕，立即把自己所穿的白綢襯衫脫了下來，撕成布條，作爲綑帶，親手替傷者包紮，施行緊急救護，以待救護車的到達。這種急難扶傷的精神，見者無不感動。

他於獻身黨國之餘，對詩歌及書畫尤多所致力，所作之畫，大有王摩詰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之概。當其客居江戶時，曾有曉望寫生之作，題爲「江戶曉望」，句爲「平蕪極目立凌晨，照眼韶光畫不真。旭月淡金霞淺紫，櫻花深護滯城春。」蔡子民（元培）生前對他所作息園諸詠，許爲與輞川唱和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，而對其所作之畫，尤爲推重。曾題其所著「自然謳集歌」云：「樹人生長嶺南，近遊桂林，北抵平津，久滯江浙，益以日本及美洲之奇

觀，取用多弘，更非古人所能夢見矣。」其得名流所推重者如此。

生平風采素美，衣飾整潔，言談極有分寸，不肯隨便承諾別人的請託，但一經承諾了，則必定做到，從不口是心非，隨便敷衍。和朋友閒談，絕口不談別人的是非，即對報紙上新聞，亦絕不隨便批評，也不肯定其是否真實性，謹言慎行，這是他一貫的君子風度。好飲酒，非好友在座不醉，醉後，作畫每多妙筆，吟詠起來，出口成章，其題羅慈威（卓英）的呼江吸海樓詩集，即是款羅醉後所作，句爲「大雪空山正漫飛，元戎躬自款茅茨。携來轉戰長征集，盡是忠貞壯烈詞。君勝衛青弘耀武，我慚汲黯乏匡時。平夷指日還鄉去，更赴郊垌野老期。」

◎

◎

◎

樹人除絕不隨便批評他人言行之外，自己雖愛好吟詩作畫，也是從不說別人的詩或畫不好，却只是常向人說自己詩或畫，某一首某一句是如何好，某一幅或某一筆是怎樣神妙，其詩格與畫風是怎樣轉變而來的；或說某人說他的那首詩好，某人評他的畫如何的妙，而津津樂道，滔滔不絕。某次舉行個人畫展，陸丹林勞敬修馮自由等多人都到，他便拉着他們，在畫幅之前，指手劃腳，解說這一幅如何好，那一幅多麼妙，而毫無倦容。所以任何人和他論

畫評詩，祇聽他口口聲聲在自我介紹詩畫之優美處，不知者以爲他太自矜，目無餘子自我陶醉；其實珍視自己的作品，也正是忠實於藝術，敝帚猶且自珍，何況他這一枝妙筆？

民國二十三年間，他曾以鬻畫所得，在南京國父陵園附近，建有一所精巧而不太簡陋的畫室，自謂將來退休時，便當居此，以終餘年。但不幸在對日抗戰期中，這間畫室，被日軍炮火所燬，夷爲平地。三十四年九月，武成既告，復員還都，他對着破瓦殘椽，無任傷感，便暫借華僑謝某的陋室一椽，暫作棲止。三十六年多，他解除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後，便移居上海新樂路他的三媳婦蕭蕙蘭的娘家，後回到廣州，而東山舊宅，也是遭了兵燹，衰草荒涼，那時便想重建一小型畫室，隙地則廣植紅棉，題曰「紅棉齋」以爲終老之計，但當時手頭只有萬餘元，而建築費預算至少需四五萬元，因此他只好從實畫着想，便日夕作畫，準備在滬港兩地開展覽會，他本來患有高血壓的，忙於作畫構思，精力消耗過甚，血壓高至二百四十度以上，藥石無靈，羣醫束手，於三十七年十月四日，以胃出血逝世。他做人耿介，居官清廉，不事生產，而廣於交遊，死之日，識與不識，皆爲悼惜，輓章甚多，馮自由曾爲立傳，並詩輓云：「吾友禺山陳樹人，懸知摩詰是前身；詩情畫意稱雙絕，舉案鴻光那及君！」吳天任悼詩：「隔年一面竟難追，曠意清游壁荔支；頭白早傳專愛集，官清稍耐醉

吟詩。頗冤骨肉空秋草，投老光陰作畫師；地下張黃應共笑，九重泉路續交期。」吳湘帆哭詩云：「頻年憂患忍何之，湖上曾吟驢背詩；玉宇皇皇終寄戚，蕭牆隱隱不勝悲，中山荒草花千面，南國紅棉筆一枝；相對默然凝讀畫，驚心零落淚絲絲。」國府對陳之逝，曾有明令褒揚，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。生有子女六人：長子復死於廣州，次子與在港以游泳失慎滅頂，三子適奉母以居。長女美魂適桂，次女善魂適梁，三女真魂適凌。